

## 无言父爱也深沉

□谭秋华

小时候，听到父亲的声音看到父亲的身影，就偷偷躲起来。

印象中的父亲，从来没爱过我也不喜欢我，总是一脸严肃爱发火。

记得有一次，父亲竟然牵着邻居家女孩的手来我家。我一脸不悦地看着他把苹果罐头打开，递给邻居家女孩。父亲答应过我——只要这次考个好成绩，罐头就是我的专属和奖励。我偷偷瞅着苹果一块一块地减少，心里越来越多的气流在集聚。这罐头，是我学习的动力和前提，自从父亲许下诺言，为了提高考试成绩，我每天都在认真学习，盼星星盼月亮盼到考试，谁想到考试成绩就快下发的前一天，罐头却进了别人嘴里。听着邻家女孩笑声，我忍不住把头埋在书本里，眼里满含委屈的泪滴。

后来参加工作，热爱读书的我在《齐鲁晚报》发表处女作。当我兴高采烈地把散发墨香的报纸递到父亲眼前，父亲头也不抬，摆摆手拒绝，留下一句“看不清”，懒得看我一眼，就出门找同事打牌去了。父亲的举动，使我的情绪由喜悦化为失落，那

一刻，我深深感觉——父亲的确不爱我！

再后来，成家有了孩子，明白抚养孩子的不易，我对父亲看法态度有所改变。产假期快到，就在我打算请保姆的时候，父亲做出一个决定：让你妈帮你照顾孩子，有我和你妈在，孩子你不用操心，安心工作！听了父亲的话，我有点惊诧，心里暖暖的。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父亲竟然主动让母亲照顾孩子？

和母亲说悄悄话，母亲一下笑了：“傻孩子，哪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苹果罐头给邻居家的女孩吃，是因为她被爸爸训哭了，你父亲看着可怜；你发第一篇短文，你父亲怕你骄傲自满不再进取，故意没说表扬你的话，却偷偷把发表你文章的报纸看了又看至今收藏；让我看孩子，是在你孩子生下不久就计划好的，只是不让告诉你，给你个惊喜。你父亲知道你婆婆家种大棚蔬菜，孩子没有合适的人照顾，你上班也不会心安！”

听了母亲的话，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在默默关心我，他不善用言辞，感情却都表现在行动里，无言父爱也深沉。



## 儿时的露天电影

□潘株苗

小时候看过的露天电影，闪烁着迷离的光影。在物力维艰的年月，露天电影就像一块磁铁，引领我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那时，父亲在宜昌飞行大队，周末是部队放电影的日子，大家不顾路远，扶老携幼，扛着板凳，奔向放映电影的山头。

银幕上有戏，银幕外的人们，又何尝不幻想着过上戏里面那样光鲜的日子。

当时，我只有六岁，根本看不懂影片的情节，只记得放映电影前的画面：洁白的幕布上闪着星星亮点，两旁的音箱传出炸响，原本热闹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大家正襟危坐，仿佛在等待一件盛事。

不一会儿，银幕上便绽放放射着光芒的红色五角星。露天电影放映的不外乎《上甘岭》《辽沈战役》等影片，内容本就不记得，但部队列队入场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官兵们穿着橄榄绿的军装，手拿一样的板凳，齐刷刷走向银幕前排，一声令下，“咔嚓”，板凳落地声整齐划一，非常威风。电影未开映，战士们就成了大家眼里最好看的景致。

我是坐不了多大一会儿的，最惬意的莫过于在大人观看正酣时，溜到一旁的草地上，同小伙伴捉蚂蚱、扑萤火虫。偶尔逢父母开恩给一枚硬币，就在冰棒箱前买来一支渴望已久的粉红色小冰棍儿，怎么也享用不尽。

1986年，跟随父亲转业到地方，第一次在工厂的俱乐部里观看室内电影。橙黄色的坐椅替代了小板凳，楼上楼下，足有上千个座位。父亲带着我检票入场，我紧紧抓住他的手，生怕被拥挤的人群冲散。人们说着笑着，嗑着瓜子，嚼着话梅……借着银幕的光亮，我偶尔会看一眼身边或喜或悲的脸庞。

那时进电影院看电影，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只有“六一”才有此机会。《闪闪的红星》《葫芦兄弟》……每次走出影院，遭遇刺眼的阳光，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一样。

成年后，我常常背着父母，同朋友们偷偷溜进电影院，看《少林寺》《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70后”的人拥有一样的江湖。

工作以后，数字科技日新月异，可以足不出户，在家看电影了。不仅电视上有电影频道、海外剧场，电脑也提供了视频和专门的电影软件。不仅能看到新老国产片，还能欣赏到许多经典的海外大片，动漫、贺岁、情感、武打……题材应有尽有，一键搜索，尽收眼底。

光阴荏苒，光影流转。从空旷的露天电影到方寸之间的荧屏，我不禁感叹起生活的巨变。儿时的露天电影刻在记忆深处，如一幕幕缩写的人生，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聚散沉浮。

## 考试人生

□泥人

又到高考时。因为这一场考试，往往决定着莘莘学子的未来，所以被看作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十年寒窗，只为今朝。记得以前的高考是在天气最热的七月，被曾经经历过的人称作“黑色七月”，可见这场考试留在芸芸学子心中的悲苦印象。

曾经为了给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一个心理期望，对埋在试卷里疲惫不堪的儿子说，等你参加完高考，进了大学，你就再没有这没完没了的大考小考，完全轻松了。可等儿子上了大学，却依然被各类学科、资格证书等考试缠身，轻松不到哪里去。

其实，回顾中国人的一生，一辈子不知要经历多少场考试，真好似一场考试人生。

恐怕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要接受考试的“检验”。入学、择校要考试，升学要考试，甚至连分个班都要考试，更不用说这场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高考。

中国人自千百年前的科举制度开始，就凭着一场场的考试把人分出了个三六九等。

考试在当今社会已不“专属”学子。招工要考试，想搏个“旱涝保收”的公务员更要考试。进入工作岗位，你还得不断地考试。上岗证、从业资格证、职称，这个“员”，那个“师”，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让你依然在各类专业或非专业的书本里眼花缭乱、头昏脑胀。

当然，你也可以拒各类考试于门外。但你要是达不到那一张张试卷规定的要求，没了这个证那个书，好的岗位好的收入也将拒你于门外。比如你要当个会计，你没考个会计证，谁会要你去帮他管账？你要做个焊工，没有焊工资格证，谁敢让你去上岗切割焊接？生活的账不是你想算就有资格算的，火热的日子也不是你随便想焊接就焊接得了的。

考试人生真累。但是，不考，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海选”出适宜的、乃至优秀的人才来吗？所以，即便我们考得疲惫不堪、焦头烂额，但我们还是要在一个个的考场中绞尽脑汁，奋笔疾书，以求交出一份达到及格的最低标准的答卷。

宏观地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考试。它不但以知识、技能在考验着我们的生活能力，也在用文化、精神、道德、品行等，在拷问着我们在我们这个尘世上的行走。这场考试，我们无法缺席，也不能躲避。

###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1337262914@qq.com有稿费的哟！另外，提醒一下，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

## 怀念我的老校长

□颜克存

2012年，刚离开大学象牙塔，走上工作岗位，那会儿的我，在去工作单位报到的第一天，就很幸运地遇到了在后来工作和生活中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人，他就是我亦师亦友的校长郑兴胜。

现在我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当年去单位时报到的情景，当我把电话打到校办的时候，郑校长竟然放下手头工作亲自走出校门来接我，这让我很是感动和惊讶，被他如此礼待自己下属的为人而深深折服。

上班后，郑校长不仅在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在工作中给我以指点，督促我进步，帮我改掉了潜藏在脑海里的懒惰思想。

在单位里，我是一个外地人，家在千里之外，一年除了寒暑假和逢年过节，难得回家几次。郑校长为了让我在单位住得安心，有家的感觉，特意把学校留给他自己的校长居室让给了我。他的这一举动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把我当作下属看待，也是把我当成了他的好朋友。

学生时代，我最怕的就是写作课，每次都要绞尽脑汁，东拼西凑，最后写出一篇不伦不类

的作文滥竽充数，应付老师检查。然而到单位之后，郑校长恰恰把这项对我来说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尽管那时我极力解释自己实在不是写作那块料，但他依然坚持说写作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为了让我尽快适应这项新工作，他把平时积攒收藏的书都给了我，叮嘱我每天读一点、写一点，并在第二天上班时我读了没、写了没，以此来督促我把读书写作提上日程，落到实处。

在郑校长的精心栽培和悉心鼓励下，三年时间，让我成长了不少，我终于能从之前的笔下无语改变成了能够写出一点语句流畅的小文章了，其中有些还有幸被报刊发表。可以毫不犹豫地，他就是我学习写作的启蒙老师。当我看到自己的第一篇小文发表时，我心里无比激动，迫不及待地把它拿到校长眼前，感谢他在过去三年里为我辛勤的付出，让我闻见了书香。现如今，他由于工作调动已经离开了，不再是我的领导，但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给我的莫大帮助，这份恩情，会让我一生难忘。